



生命
是一次燃烧
青少年
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理想与奋斗相伴
鲜花与痛苦共生
领袖名人的多彩年华
终于有一天
你也
在未来四上了
大写的人生



主编：林乾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政治家卷

铁托的青少年时代

江继海 编著

家世

艰难而多彩的童年

踏入社会，走向学徒

参加社会运动，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服兵役受到战争的洗礼

被俘后受到革命的洗礼

成年后光辉的历程



现代出版社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政治家卷·——

铁托的青少年时代

主编 林 乾
编著 江继海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家的青少年时代/林乾主编. -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7.3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ISBN 7-80028-367-4

I.政… II.林… III.政治家、生平事迹-世界-丛书 IV.
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039 号

铁托的青少年时代

主 编: 林 乾

编 著: 江继海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责任编辑: 戴景海

封面设计: 胡燕欣

印 刷: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4.5 印张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一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1997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10001-20000

书 号: ISBN7-80028-367-4/G·096

定 价: 每卷(10 册)49.00 元 每册 4.90 元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编委会

学术指导	廖盖隆	姜思毅	赵宝煦	王瑞璞
主 编	林 乾			
副 主 编	周知民	王国君	王 林	田 泉
编 委	王丽娟	王增宁	王 华	张守龙
	陈瑞玲	林秋朔	郑 毅	缪晓敏
编 著				
于奉春	王巧兰	王立君	王丽娟	王 林
王国君	王 虹	王增宁	王增骅	孔朝蓬
史义军	厉永平	王 华	冯 吉	田 泉
田毅鹏	朱显武	刘 琼	刘万民	刘建华
刘金洲	刘 研	孙 玲	江继海	杜海燕
孙海蛟	孙维义	杨立军	邱立君	吴兰萍
吴亚文	何 进	李 利	李宏升	陈瑞玲
周 力	张白羽	张守龙	周知民	郑显文
林秋朔	周 晨	郑 毅	赵俊芳	赵荣海
姜维东	姜 晶	陶玉霞	翁有利	袁学哲
桑秋杰	徐展鹏	徐景芳	袁福珍	郭蕴兰
唐 赞	常 青	寇鹏程	傅 扬	程建华
辛秀丽	赫 坚	潘淑梅	樊 颖	薛伯成

编者的话

时光在流逝，生命在燃烧。当我同理想和希望相伴的青少年时代依依惜别，即将步入厚重而凝滞的中年时，一种“人生几何”的感喟时常萦绕于怀。遥忆往昔贫寒的童真岁月，仍愿咀嚼那涩涩的酸楚中播撒出的永生不灭的希望之火。

幼年的时候，家乡总共不过百种物品的“百货店”里，竟有一个柜台是专门售书的。在这里，我发现了牛顿，知道了高尔基，认识了列宁，记住了鲁迅。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事。一日放学回来，一位女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供销社来了一本好书，去看看！”我们一同跑到柜台，一看是《闪闪的红星》，价格是3角5分钱，这在当时是7个鸡蛋的价钱。我一连三天，每天放学都要去看一看那本书，很怕被别人买走。第四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对母亲说明了缘由。我怯生生地站在母亲面前，好长时间母亲没有说话，母亲那慈爱的目光永生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拿着3角5分钱，终于

ABD/4/07

如愿买回了那本书。“那一年，我七岁，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我面对苍老的母亲时，仍会清晰记得买书的情景和书中的故事。

今天，与我踏上生于斯、长于斯又阔别多年的故乡土地时，先要找回的还是少年的梦。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供销社，房屋早已翻盖一新，店主当然不再是戴着近视眼镜、眼睛一眨一眨的老师傅。除“大件”外，几乎和城里的物品一样丰富、应有尽有。可柜台里再也找不到一本书。当我看到读初一的侄子和小学五年级的侄女的书架上，课外书几乎都是“机器猫”、卡通之类时，联想到目前流行的少年消费成人化的倾向，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难以下咽，心里沉甸甸的。时代不同了，教育的内容、目标和对象都在发生变化，社会改革和财富增长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没有恋旧癖，更无意美饰贫乏的年代。但当怀念起童年少年时代那种难以忘怀的景象时，内心深处总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在走向富裕的路途中多多少少还应弥补一些遗憾。凡是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们，都应当深思。

人无法超越生命的自然极限，但可以超越生

命本身。人类正是通过他们的创造将自己的文明史推向前进。当我驻足在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前，分明感受到伟大人物的人格力量 and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毫无差错却被外公毒打；不是为了几枚铜板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在壁炉上睡觉；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不灭的理想在阴暗的图书馆里读书；这一幕幕情景仿佛伏尔加河畔不屈的少年高尔基就站在我的面前，与苦难的命运进行抗争。出身贵族家庭却自幼身残的拜伦，在高贵与卑贱的矛盾中让内心的苦楚开发出一种倔强、刚毅和力量。苦难确是人生的最好教科书。当他们用心灵慢慢消受种种不幸时，也在创造一种辉煌和永恒。“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每一次记起陈独秀《敬告青年》中的这几句话，都有一种催人奋发的鞭策力量。对于不再拥有生命自然时段上的青少年时期的我，真想让心灵再走一番青少年的路：热爱生命吧，因为生命是一次性“消费”；珍惜青春吧，让青春的亮点变成一片光明，普照以后的所有生命里程。

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中外名人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创造了辉煌和永恒。他们的许许多多成功

在青少年时代就奠定了基础，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怀有救国救民、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创业的信念，这种信念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名人成功以后的事迹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们成功之前的历史却鲜为人知，这方面的材料也很缺乏。本书对名人的家世、家教、兴趣爱好以及对其一生有影响的人和事等着墨颇多，尤其探究了中外名人之所以成功的主客观因素，我们由衷地希望这番努力对成长中、探索中的青少年会有所裨益。

林乾

1997年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1. 家世·····	(1)
2. 艰难而多彩的童年 ·····	(10)
3. 踏入社会, 走向学徒·····	(41)
4. 参加社会运动, 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52)
5. 服兵役受到战争的洗礼 ·····	(74)
6. 被俘后受到革命的洗礼 ·····	(98)
7. 成年后光辉的历程·····	(113)

1. 家世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892年5月7日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村。这个村子属于扎果烈区，这里位于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之一的克罗地亚的西北部。这片可爱美丽的乡野，随处可见看到峻峭叠嶂的小山峦，山谷两旁覆盖着片片树林，陡坡地上一片片果园和葡萄园，果子成熟时，远远就可以闻到浓郁的水果清香。苏特拉河从这个山谷里弯弯曲曲地流过，在小河的两边长满了水草，也有片片沼泽。山美、水美、草美为放牧提供了天然的场所。然而耕地却极少，既没有像东边的萨瓦河与德拉河河谷那样肥沃的土壤，也没有萨格勒布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克罗地亚西部的利卡地区那种土少石多的不毛之地。只要你抬头望望扎果烈地区的山坡，就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堡垒、城堡或是教堂的高墙。这些是罗马时代的历史遗迹，那是充满残酷的战争的时代。在库姆罗维茨的一座山上，耸立着像

巨人般的切萨尔格勒，这座属于埃尔多迪伯爵家族的中世纪城堡只留下了断瓦颓垣。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克罗地亚正式废除封建制度之前，他们一直是那个村子以及周围乡村的领主。他们十分残暴地对待农奴，而农奴们也常常起来反抗。布罗兹的祖先生活在传统的中世纪社会里，也参加过农奴的反抗运动。

在 1573 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切萨尔格勒的农奴们爆发了起义，获得了成千上万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奴的支持。他们戴着象征反叛的鸡毛冲进了城堡，英勇作战，杀死了总管家，烧毁了一部分城堡，缴获了几门大炮和好多步枪。领导起义的领袖是马蒂亚·占贝奇，而起义者的主力军则是由伊利亚·格雷戈里奇率领的。他在切萨尔格里强渡苏特拉河，鼓动斯洛文尼亚的农奴起来武装暴动。起义发展到整个扎果烈地区和斯洛文尼亚的部分地区。但是克罗地亚的总督兼萨格勒布的主教尤拉热·德拉斯科维奇率领的贵族军队从没有起义的地区征集封建军队，建立大量骑兵，并对雇佣兵和任何愿意支持他们的农奴许下大量赏金。由于衣衫褴褛的农奴受到严寒的折磨，无衣少食，许多士兵由于受严寒的侵袭而病倒，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格雷戈里奇退到扎果烈，在圣彼得和库姆罗维茨之间，切萨尔格勒以南的地方渡过苏特拉河的时候打了败仗。最后，

在库罗姆维茨附近山谷里的下斯图皮察同贵族军队决战。起义军英勇杀敌,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以失败而告终,古贝奇被俘,余部逃到附近乡间,随后几个星期中,他们又陆续被俘,有的就地处死,有的受到严酷的刑罚。据说,当时在各个村子的树上吊着成百具农奴的尸体,据估计,在这次起义中,仅扎果烈一地就有 4000—6000 名农奴惨遭杀害。起义军领袖古贝奇,遭到更惨的下场,反动的主教德拉斯科维奇在给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奏折中说:“如蒙神圣的皇帝陛下俯允,我将把一顶烧红的铁王冠加于古贝奇头上,以警示众人。”当时一位历史学家记述了萨格勒布旧城圣马可教堂不远处施刑的经过:“首先用烧红了的火钳烙他,同时把他的副手安德里亚·帕萨奈茨在他眼前处死,然后用一顶烧红的铁王冠给他加冕,最后把他凌迟肢解。”一位克罗地亚历史学家记述说,把他处死之前,先押着他游街示众,仿佛赛会似的,一大群暴徒对他百般嘲弄,追着他叫喊:“农民之王万岁!”(Averex rusticorum)。伊利亚·格雷戈里奇被俘后被送到维也纳受审问。一年后,他被送回埃多迪的手里,被砍了头。在伊利亚·格雷戈里奇被俘的供词中,不难看出当时农奴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就是当地一个贵族弗兰约·塔希对农奴的敲榨勒索和残暴行为。

布罗兹·铁托的祖先很可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

农奴起义，因为他们在 16 世纪时，为了逃避土耳其入侵者的屠杀，从达马提亚迁移到库姆罗维茨，成为埃尔多迪的农奴。在他们的后代中，每一代至少有一个人做铁匠，因此这个家族就被人叫做“科凡奇”，意即铁匠。这个传统对布罗兹以后选择职业无形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布罗兹的祖先实行宗族群居的多。这种群居的组织，构成一个个成员众多的大家族成员集团，称为扎德鲁加。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组织，起源于人群居御敌的需要，这可以追溯到南部斯拉夫人定居巴尔干之初。在这个组织里土地由集体耕种，全宗族由选举出来的“头人”进行统治。通常这是一族中年龄最高的男子，间或也有女的，称为戈斯波达尔（族长）或斯塔雷欣纳（老人家）。扎德鲁加大小不等，小的只有两三代夫妇，多的可以有成百对及其子女共同生活。原则是儿子把媳妇娶回来，增修房屋给他们居住，扎德鲁加于是愈来愈像一所大蜂房。姑娘结婚，则是嫁到丈夫的扎德鲁加去。戈斯波达尔之下，每个成员都按社会等级依次排列，地位高低主要看年龄，但男性的地位要高于女性。戈斯波达尔行使族长的权力，管理全部成员，他的妻子则专管妇女们的生活和劳动。他们做大锅饭，大家一起吃，关系到公共财产、田间活动和其他事务的重大问题，都由男子磋商，然后作出决定。

很显然，“扎德鲁加”制度倾向于一种静止的、保守的社会，很适合经济上几乎全然自给自足、金钱很少用处的封建制度。它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到布罗兹祖父时，这种制度已全部瓦解。在布罗兹出生前的40多年，也就是1853年，克罗地亚当局颁布一项法律，准许“扎德鲁加”分家。这时，有些人家就照章行事，分掉了土地财产，布罗兹的祖父马丁·布罗兹从“扎德鲁加”分了出来，自立门户。他还幸运，很快找到一位名叫安娜·布拉日契科的农家姑娘。两个很是投机，相处不久便结了婚。这位农家姑娘身强力壮，并且是一位两个世纪以来就获得自由的农民家庭的女儿，她以此为自豪。婚后的马丁·布罗兹马上担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他靠自己仅仅占有的那点土地根本无法养活老婆。他除了干农活外，不得不赶大车跑买卖维持生计。每天他早晨很早起床，赶车往返于距离库姆罗维茨不太远的萨格勒布、卡尔洛瓦茨、锡萨克等城市之间，挣来的那点钱仅仅能够勉强度日。后来他妻子先后生了7个孩子，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布罗兹的父亲叫弗兰约·布罗兹诞生于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签订的1856年。奥地利在萨多瓦（属捷克，是克尼雷茨附近一个村庄）被普鲁士人击败时，他才10岁；俾斯麦征服法国时他才14岁。1878年，俄国军队在巴尔干对土耳其开战，推进到君士坦丁堡遥遥在望之处

时，他约 22 岁，还没有结婚。这是一个生活全无保障的时代。物价飞涨，大多数农家仍在偿还因购买土地而欠下的债款本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支付奥匈帝国的军费而增加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偏偏在这时，马丁·布罗兹在一次运盐的途中，由于一个车轮脱落被压在车下受伤致死，本来就相当贫穷的弗兰约一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马丁死后，弗兰约作为独子继承了父业。当时克罗地亚实行着一条奥地利法律，规定长子不再是全部遗产的继承人，而必须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平均分配。这项措施是为了加速分散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他为了把钱付给他的姐妹，不得不负债。不久，债务愈来愈重，他只好一点一点地出卖土地，到他结婚时只剩下 15 英亩地；到布罗兹童年时期，又减少到 10 英亩。

马丁死后，弗兰约没有继承父亲赶车的活计，他除干农活外，要靠打柴给家里卖点钱勉强糊口。木柴是当时农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必需品，烤面包、烹调以及家中住房取暖，都靠它做燃料。1948 年以前，到领主和富人的林地或公地打柴，曾经是农民们在若干世纪的农奴制度下少有的几项权利之一。当他们获得自由时，领主把森林和公地全部作为私有财产留下，不花钱的燃料从此断绝。库姆罗维茨的农民剩下了一丁点儿林地，这根本不可能满足当

地人的生活需要。他们常常得花钱买柴,这对穷人来说可不是一笔小的开支,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恰巧对面的斯洛文尼亚却是另外的章程,那里允许打柴人自由进入森林,这样弗兰约就进入斯洛文尼亚那边的树林去打回柴,再运回村去卖以维持生计。弗兰约经常去斯洛文尼亚。在距库姆罗维茨约 10 英里的波斯雷达村边有 65 英亩耕地和树林,树林的主人是马丁·亚维歇克,他是一位愉快、诙谐而和善的老人,经常喜欢开玩笑。他对弗兰约非常友好,时常和弗兰约开几句玩笑,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时马丁·亚维歇克让弗兰约去家里休息一会儿。马丁·亚维歇克有 14 个孩子,16 岁的女儿叫玛丽亚·亚维尔歇克,她长得非常漂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弗兰约在去砍柴的路上遇见了玛丽亚·亚维尔歇克,两人一见钟情,从此两人开始相爱。玛丽亚尽管生长在富贵之家,但她非常贤惠能干,在没人注意时,她常常去帮助弗兰约打点柴,或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这样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后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决定结婚,当年弗兰约 24 岁,玛丽亚 16 岁。

双方选定元月的一个吉利日子举行婚礼。这一天,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这给弗兰约和玛丽亚的婚礼增添了一份情调。亚维尔歇克由于特别疼爱女儿,并且又是他的长女出嫁,他决定大办宴席,宴请所有的宾客。这一天,亚维尔歇克很早就用 5 辆大

雪橇从库姆罗维茨接来了新郎和他的亲友。婚礼在庄严的村教堂举行，婚礼进行曲之后，牧师庄严地给他俩主持婚礼，新郎和新娘相互交换了自己心爱的礼物，以示永结同心，永远相爱。婚礼之后在他们斯洛文尼亚村子里的家中，举行跳舞宴会庆贺，一连几天亚维尔歇克家都呈现着喜气洋洋的气氛。新郎新娘也是天生一对，珠联璧合——弗兰约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鹰钩鼻子，一头黑色卷发，恰如布罗兹后来所描绘的那样属于“真正的迪纳拉型”。新娘玛丽亚身材窈窕，个儿高高，金发碧眼，容貌楚楚动人，穿着一身传统的斯洛文尼亚农家衣裳，显得美丽而又不落俗套。他们动身返回弗兰约在库姆罗维茨的家时，玛丽亚带去了农家通常的嫁妆：衣服、卧具、地毯、家庭用品。其中还有宗教画片——圣乔治、亚当夏娃、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直到今天，库姆罗维茨那座房子里，还能看到这些保存下来的画。尽管玛丽亚陪嫁不少，但嫁妆并不能根本改善弗兰约的贫穷家境。

两人婚后感情很深，但随着儿女的增多，家里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这成了弗兰约夫妇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布罗兹是他父母婚后10年中生的第7个孩子。弗兰约夫妇一共生了15个孩子，只有7个幸存于世，这在当时，就算不错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家的孩子（铁托说占80%）都活不到15